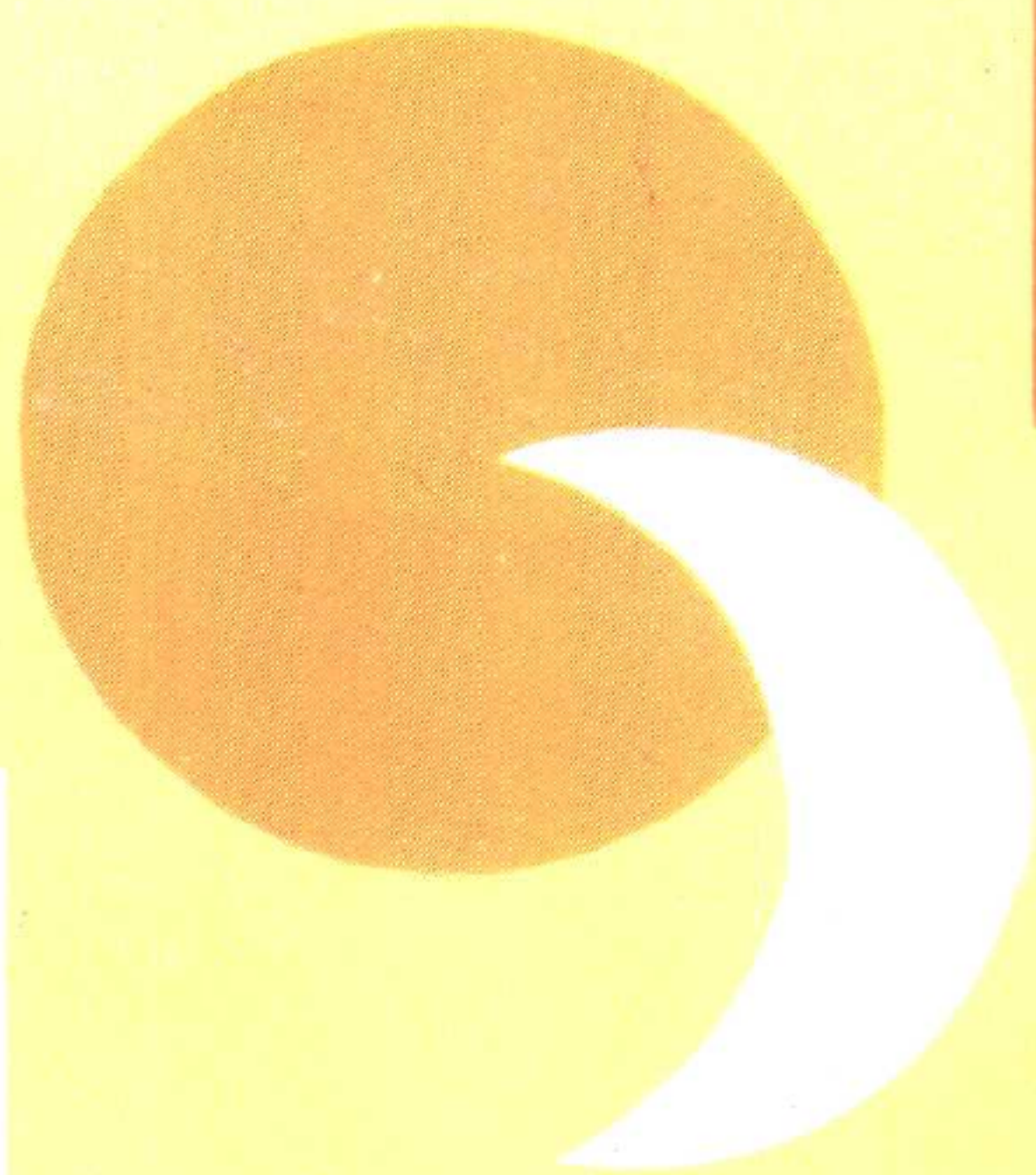


中华历史名人

容 闳

● 徐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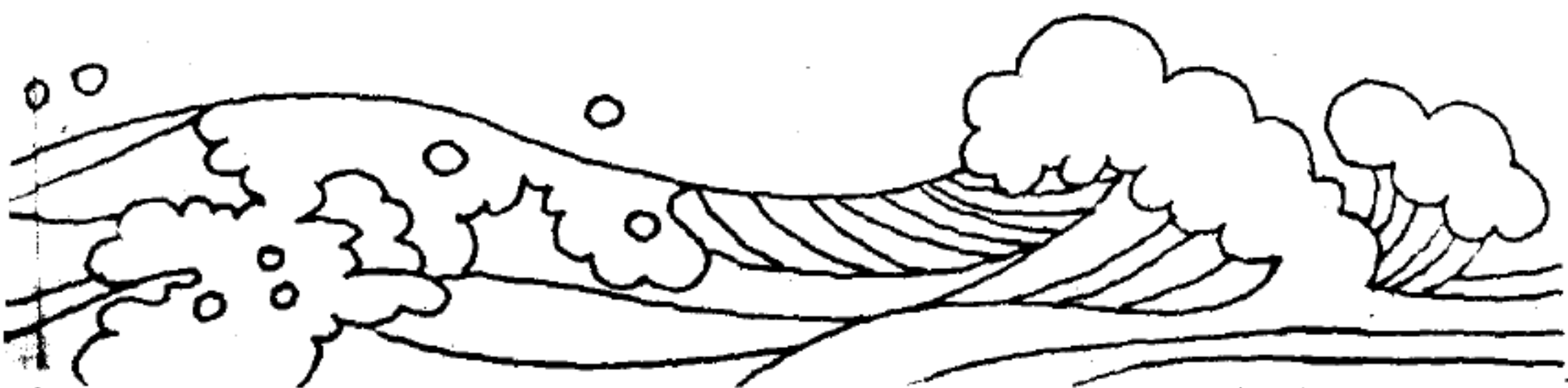


新蕾出版社

中 华 历 史 名 人

容 闳

新 蕾 出 版 社



[津]新登字(90)004号

责任编辑 诸有莹

《中华历史名人》丛书

容 闳

徐 行

★

新 蕾 出 版 社 出 版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3.75 插页3 字数54,000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07-1165-2/K·84

定 价: 2.80元

60195-45

東西新報



编者的话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以其勤劳、勇敢闻名于世，他们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堪称人类精神文明宝库中的瑰宝。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一大批在世界上也是赫赫有名的杰出人物，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艺术等领域内，为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永远值得我们每个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

在祖国蒸蒸日上的当今盛世，为了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继承民族的光荣传统，激发年轻一代的爱国热忱，增强其自强不息之民族精神，我们组织编辑了这套《中华历史名人》丛书。这套丛书共收录中国历史上著名人物 100 名，以时间为序，每个人物单独成册，每册五六万字，以传记的形式介

绍其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使广大青少年能够从中汲取营养,塑造与形成中国当代的民族精神,去创造更加灿烂辉煌的未来。

为这套大型历史名人传记丛书撰稿的作者,多数是对所写历史名人潜心研究、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撰稿原则,力求以史实的准确性为第一要素,叙事写人,不演绎,不杜撰,不编造,对人物的评价客观、公允、准确,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文字尽可能的生动活泼,以增强可读性。本套丛书,无论从选取材料上,还是写法上,都力求有所突破,希望它能成为青少年朋友喜爱的读物。

这套传记丛书,共 100 册。在较短的时间内,一次同时推出,是出于我们的一种紧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它们将以宏伟的规模、完整的队列,引起读者的注意,满足社会的需要。但由于时间仓促,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中华历史名人》丛书编委会

1992 年 10 月

徐 行

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铸造华夏辉煌未来

特约审稿人：

尚明轩 刘泽华
黄宣民 罗宗强
冯尔康 裴效维
罗宏曾 王 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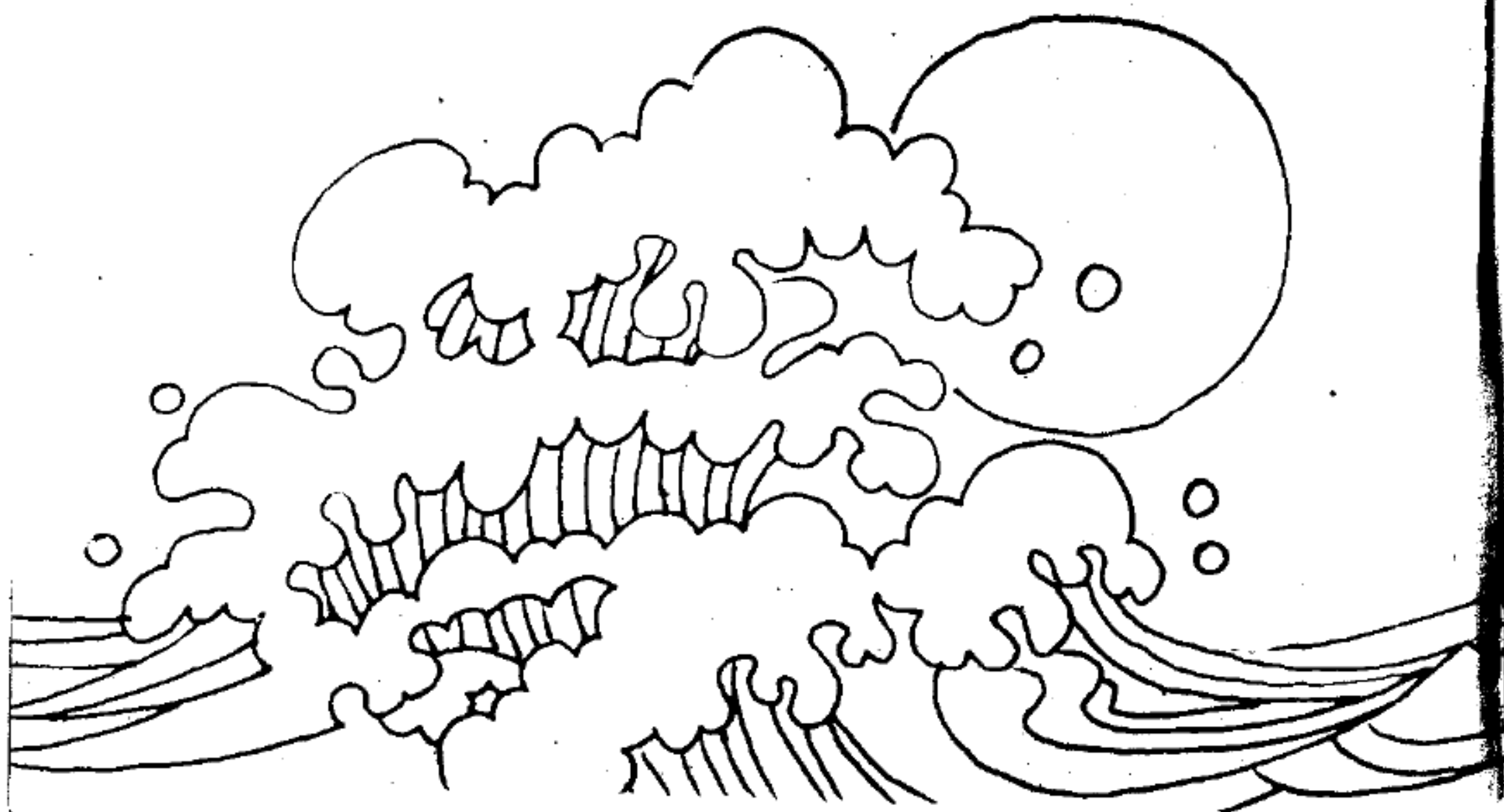
顾问 萧 克

主编 顾传菁 李福田

策划 门腾樑 宋子衡

编委会(以姓氏笔划为序)

文秉勋 李知光
李树人 李福田
吴恩扬 张殿英
国荣洲 郑秀桂
顾传菁 耿志远
殷瑞渊 郭占魁



目 录

早年的坎坷经历	3
---------------	---

童年时光·在马礼逊学校·扬帆赴美·刻苦求学·教育救国思想的形成

为教育救国奔忙	29
---------------	----

返回祖国·奔波于穗、港、沪之间·新的希望·试走经商之途·初交曾国藩

终于实施的留学教育计划	58
-------------------	----

历尽艰辛,终有起色·如愿初偿·第一代官费留学生赴美·学习、生活与斗争·“留学教育计划”的天折·不可磨灭的贡献

晚年的新探索	90
--------------	----

再寻救国之路·参与变法维新·转向革命·支持孙中山·他乡葬忠魂



容闳(1828—1912)号纯甫,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人。他是中国第一个在美国获得学士、博士学位的留学生。他为“西学东渐”、教育救国努力奔波,促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官费留学生赴美。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教育家 and 政治活动家。

容闳早年在澳门教会学校上学,19岁赴美留学,1854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随后,容闳回到国内,积极倡导兴办留学教育。他在洋行当过职员、干过茶商,拜访过太平天国的主要将领,又为洋务派赴美购买机器设备。在容闳百折不挠的努力下,清政府于1872年派出了第一批留美幼童。容闳被任命为留学生副监督(后又调任驻美国副公使),为留美幼童的学习、生活精心操劳。在封建顽固势力的攻击下,他的“留学教育计划”天

折了，但他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促使中国走向世界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容闳始终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一生为谋求中国进步不懈地努力，他的思想也随着时代潮流不断前进。甲午战争期间他积极主战，亲赴英国借款，他还试图办银行、修铁路，以实业救国；他又参与了维新变法，组织了中国国会和自立军；戊戌变法失败后，容闳转向革命，对孙中山等人的反清斗争给予全力的支持。晚年他在美国，还时时关心和支持着国内的辛亥革命。

容闳执著追求、不断探索、不断前进的一生，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一个缩影。容闳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奋斗精神，至今值得我们赞颂和学习。

早年的坎坷经历

童年时光

1828年11月17日，在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西南婆罗岛南屏村的一个普通农户家中，一个新的生命呱呱坠地了，他就是后来被人们誉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奠基者的容闳。

南屏村坐落在婆罗岛北端将军山下一块小平原上，北距香山县城125里，东与澳门一水之隔，仅5里之遥。这里不但倚山傍水，风景优美，而且气候湿润，物产丰富。

容闳的父亲容丙炎是一位朴实厚道、聪明能干的庄稼人，终日辛劳地料理着全家的生计。他的母亲林氏是个纯朴的农村妇女，勤奋干练，任劳任怨。他的哥哥容光杰，比他大6岁，在他记事时已进入私塾读书。此外，他还有一姐一弟。容家6口

人，虽然生活在这鱼米之乡，可劳动果实大都被地主、官吏掠夺了去，长期过着衣食无余的清贫日子。随着国家内忧外患的逐渐加深，容家跟千千万万个劳动人民家庭一样每况愈下。

当容闳开始认识人世的时候，映入眼帘的不仅有封建专制的残暴、腐朽，而且还有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扩张。这时的清王朝已危机四伏，走向衰落，各级官吏结党营私，贪污成风，八旗子弟更是腐朽不堪。而且，自乾隆、嘉庆以后土地兼并加剧，苛捐杂税繁多，封建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日益严重，致使阶级矛盾尖锐、激化，各地农民起义连续发生。容闳的家乡也时常有农民起义军出没往来。

这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已把魔掌伸向中国。离南屏村不远的澳门，早在1553年就被葡萄牙殖民者租占。容闳出生时，这里已成为西方列强踏入中国内地及东南亚一带的桥头堡。许多西方国家的商人、牧师来到这里占田、经商、建房屋、开赌场，甚至走私鸦片。设在澳门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是向中国贩毒的大本营，在南屏村东南的伶仃洋里，停放着等待运入大陆的数不清的鸦片商船。

西方殖民者还在所占之处开医院、办学校、印书报、设教堂，培养中国人作传教士，借以进行思

想上的同化。容闳的家乡就是一个受西方思想影响较早的地区。容闳幼年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内有封建专制、外有西方侵入的社会环境中。

1835年，容闳7岁了，他父亲决定送容闳到教会学校读书。这类学校一般不收学费，而且还提供食宿，读几年英文之后，便可到洋商那里当个帮工或买办。容闳父亲的如意算盘是：让容闳的哥哥进私塾读书，将来走科举升官之路；让容闳进教会学校学习，将来靠洋人发财致富。

当时澳门有一所英国伦敦妇女会办的教会小学，由英国传教士郭士立的妻子具体负责，开始只招女生入学。1835年为纪念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传教功绩，这所小学设立男生部，为日后建立马礼逊学校作准备。容闳同村有一个人在郭士立教会小学任司事，此人和容闳的父亲有些交情。于是通过这个人的引荐，容闳被批准入学。

1835年盛夏的一天，小容闳在父亲的带领下第一次离开家乡，乘小船渡海到澳门。当容闳见到郭士立夫人，这位高个子，凹眼睛，头发“混乱”，态度严肃的西方妇女时，吓得钻到父亲肘下，不敢动弹一步。他父亲见此情景，不禁怜悯起来，但为了儿子将来有钱有势，还是忍心将容闳留下了。

郭士立夫人对孩子管理极严，每天向他们灌

输基督教教义，还教他们念英文。学生稍不听话，便大加训斥和体罚。而且男女生严格分开，女生被关在三层楼上，未经许可不能随便下楼。容闳在男生中年龄最小，怕其他男生欺侮他，郭士立夫人让他与三楼上的女生在一起。这下，容闳更像一只被关进牢笼的小鸟，他日夜想家，身心均难忍受。因此，他经常潜下楼去，和男孩们玩耍，甚至偷出校外，到大街上去游逛。

由于郭士立夫人管教方法不当，致使许多孩子都难以忍受，时常有人中途辍学，女生中几乎没有一个读满一年的。一天，容闳看见一个小码头停泊着数只小船，不觉计上心头。他速返楼内，串联了6个年岁大、胆子壮的女同学，密谋雇一只小船，逃回家中。第二天一早，他们乘郭士立夫人吃饭之机逃往码头，雇了一只小船，急速向南屏村划去。容闳兴高采烈，告诉其他6人先往他家住几天，再各回其家。6人欣然同意，乐在眉梢。当他们正兴高采烈时，突然发现后面有一条大船追来，不禁大吃一惊。容闳知道不好，催船夫加速前进。但追船很快赶到，他们7人终于被抓了回去。

结果可想而知，他们受到严厉的处罚。他们被罚站在教室靠墙的一条长桌子上。容闳居中，左右两边各站3个女生，面对全体同学。容闳还被迫戴

了顶用纸糊成的圆锥形的高帽子，胸前挂了一块纸做的大牌子，上面写着“逃生魁首”4个大字。郭士立夫人让全校学生排队参观，并当场发给参观的学生橙子和果饼。

从此以后，容闳再不敢逃学了。他每天按学校规定读圣经、学英语。几年后学习有了长进，已会说一些简单的英语。

容闳 11 岁时，郭士立教会小学因经费等原因停办了，容闳没能小学结业便失学了。郭士立夫人颇为聪明好学、性格倔强的容闳惋惜，因此在临回国前特意委托在澳门行医的传教士霍白生，请他在马礼逊学校正式开学时，招容闳入学。

容闳回到南屏村后，学会的那几句英语也没有什么用处，只好在家里帮助做一些家务劳动。然而就在此后，厄运向他袭来。

1840 年 6 月，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军开进伶仃洋，进攻广州。和广州邻近的南屏村也处于硝烟之中，饱受战争创伤。战火未灭，9 月 17 日容闳的父亲与世长辞了。容家顶梁柱夭折，生活极度困难。

容闳当时才 12 岁，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出去自谋生路。他从一些店铺批发一点糖果，挑着一副担子在本村和邻近的镇子里叫卖。他后来回忆

说：当时“贩卖糖果，兢兢业业，不敢视为儿戏”。每天早晨3点就起床，一直卖到晚上6点才回家，每天只能赚两角五分钱，全部交给母亲。容闳挣的这点钱对维持全家的生活仅是小补，当时主要靠他大哥打鱼的收入和他姐姐在田间种地，全家人才能勉强度日。

这样大约过了5个月，店铺因季节关系都停止生产糖果了。容闳贩卖糖果的生意做不成了，不得已只好随他姐姐去田间劳动。

对容闳近似流浪儿的生活，左邻右舍的许多老农十分同情。一天，容闳和他的姐姐去田里捡稻穗，休息时有位老农招呼他们过来。

老农开口说：“小孩，听说你会讲红毛儿人的话，讲几句吧！”

容闳不好意思，低头不语。其姐一旁怂恿，容闳仍不作声。

“老头儿我从未听过洋话，你如果能讲几句让我听听，我给你好几捆稻谷，让你背也背不动。”

老农的这句话打动了容闳，他张口便道：“A、B、C、D……。”

26个字母刚背完，老头儿喜笑颜开，随便拿几捆稻谷送给了容闳。容闳姐弟谁也背不动，急忙回家叫了几个人一块背走了。

从此，容閼会讲英语的消息很快在南屏村传开了。容閼幼小的心灵第一次感受到会讲英语的重要，他开始重视英语的学习和提高。

有一天，容閼邻居有一位在澳门天主教办的印刷书报厂当工人的大哥请假回村，来容家串门儿，偶然谈到该厂要招收一批童工，折叠书页，只要认识英文字母和号码就行。容閼的母亲告诉他，容閼曾在澳门进过几年洋人办的学校，不但认得英文，还会说几句洋话。容閼的母亲恳请他帮助容閼进工厂做工，这位好心的邻居大哥欣然答应了。

几天后，容閼接到了报到通知，于是，他第二次来到澳门，当起了印刷厂的学徒工。

当时，童工的工资是很低的，每月只有4元5角钱。容閼省吃俭用，每月省下3元钱，按时寄给母亲，以贴补家用。

在马礼逊学校

容閼在澳门天主教办的印刷厂工作了四个多月后，他的生活又发生了新的转变。

一天，容閼收到了一封署名霍白生的来信，要容閼前去见他。容閼在郭士立小学读书时，就认识霍白生。现在霍白生办的医院就在印刷厂旁边。工

作间隙，容闳忙去求见。

霍白生告诉他马礼逊学校已在 1839 年 11 月 1 日开课，要他入学。但有一个条件，必须跟霍白生一起在医院住几个月，经过严密考察之后，方准入学。容闳的求知欲极强，他非常愿意上学，赶紧回家说服老母，又向印刷书报厂辞职，投奔到霍白生的门下。此后容闳天天跟在霍白生之后用杵臼捣药，制药膏丸散。霍白生出外巡医，他则背着沉重的药箱随之东走西奔。这样的生活过了两个多月，霍白生见他勤快听话，将他送进了马礼逊学校。

马礼逊学校是 1839 年 11 月由广州外侨组织的马礼逊教育会筹建的。这个教育会成立于 1835 年，是为纪念已故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而命名的。学校由在广州和澳门的外侨集资，由美国传教士塞缪尔·布朗任校长兼教师。布朗 1832 年毕业于著名的耶鲁大学，在美国教了几年书，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1839 年他和夫人一起来到澳门，着手创办了这所学校。

由于学生来源短缺，马礼逊学校尽可能把原来在郭士立小学读过书的孩子找回来，经考察合格后，让他们免费入学，并提供食宿。1841 年容闳进校时，这里已招收了中国学生黄胜、李刚、周文、

唐杰、黄宽等人。

马礼逊学校开设了英文、代数、几何、生理学、地理、历史、中文、音乐等课程，大部分由布朗先生亲自讲授。1842年8月，鸦片战争结束，英国通过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割去了香港。马礼逊学校由澳门迁到了香港的一座小山上，招生也扩大为40多人，分三班上课。布朗先生一时照顾不过来，又增聘几位传教士来学校任教。

容閔在校学习非常用功，加上他原来在郭士立小学打下的英语基础较好，因此，学习成绩总是名列第一，博得了布朗先生的赏识。一位外国人记述容閔当时的情况说：“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家伙，人们把他送到学校来，布朗先生认为他是一位有前途的学生，把他收下。这位小孩的母亲很贫穷，靠上山打柴过日子。她的意思是让这孩子在学校里多呆些时候，学点英文知识，将来好在英国人的家庭里当仆人。”

塞缪尔·布朗是一位博学多闻、沉静自若、办事严谨、工作认真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为人和蔼可亲，诲人不倦，讲课条理清晰、生动，很受学生的欢迎。布朗对这些孩子们的感情也很深，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孩子们和我的家人混在一起，我们勉力待他们如亲儿子，鼓励他们

我们具有亲密无间的信任，做他们最好的朋友。”

从 1841 年到 1846 年，容闳在马礼逊学校读了 6 年书。他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对世界地理和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还学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这是当时中国私塾学生无法与之相比的。在学习期间，他的思想被潜移默化，开始向往美国。

容闳对布朗先生崇拜之至，说这位老师多才多艺，“一望而知为自立之人”，并称赞他“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教学工作”，“给学生留下的印象是一位好老师”。加之马礼逊学校天天向学生灌输资本主义世界如何美妙，传教事业如何神圣，上帝如何普渡众生，这使容闳逐步产生了外国优于中国的思想。他日夜憧憬着西方各国，尤其想亲眼看一下美国是何等富强。布朗先生曾给他们出过一道作文题叫《意想之纽约游》，容闳在这篇作文中用全部想象，大大赞美了纽约“天堂”般的生活。

1846 年冬，布朗准备回美国去。临行前 4 个月，他向全体学生讲道：

“我由于身体不好，准备暂时离华，但我对马礼逊学校和同学们感情极深。这次归国，很想带三五名同学同赴新大陆，以受完全之教育。诸位如有愿意同行者，起立！”

学生中一片沉默，布朗扫兴回屋。

随布朗往美国，就是离开家园，远走异国他乡，这对十几岁的小孩来讲，需要极大的勇气。许多学生不敢想，只有盼望往美国一游的容闳、黄胜、黄宽三人，跃跃欲试。

又过了几天，布朗先生再次向学生讲了赴美的好处，最后说：“如有愿去者，起立！”

一人首先站起。同学们一看是容闳。接着又有两人起立，即黄宽、黄胜。布朗一看，面带笑容，命3人速回家说服父母，准备起程。

容闳兴冲冲地奔回南屏家中，向母亲讲明情况，不料当场被拒绝了。母亲害怕儿子离家远游，出意外，从此不能见面，希望容闳留在身边做事，分担家务。然而，容闳的决心已定，他受了多年教会学校的教育，对西方世界十分崇拜，渴望亲眼去看看。而且他有强烈的求知欲，很想继续出国深造，这个难得的机会又是他所敬佩的布朗先生提供的，所以他非常想去。

小孩子的心，一旦飞了出去是很难收回来的。容闳1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3次；一连4次求母亲答应。母亲内心痛苦，凄然泪下。容闳见此情景，虽然心中难受，但赴美心切，于是又婉言相劝：“母亲！儿虽远去，尚有兄、弟和姐3人，而且哥哥就要娶妻，马上即有兄嫂服侍您老，不会寂寞的，

望您保重自己，不必牵挂于我，让我去吧。”最后，母亲无奈，勉强答应了他的要求。容闳激动万分，立刻收拾行李，含着满眶热泪告别乡亲，回到澳门，准备赴美。

扬帆赴美

1847年1月4日，经一番筹备后，容闳、黄胜、黄宽和布朗夫妇搭乘美国阿立芬特兄弟公司来华运茶的商船“女猎人”号，自广州黄埔港启程，扬帆赴美。

容闳此次赴美留学，不仅对他的一生具有决定意义，而且后来对中国社会也有某种影响。他竟意外地成了沟通中美文化的先驱者。这是由当时特殊的中美之间的文化背景决定的。在容闳赴美之前，美国虽然有一些传教士、商人来华，他们对中国文化有所涉猎，但仍非常隔膜。而当时的中国人对美国知之更少。林则徐、魏源虽编写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等书，但对美国文化的介绍十分有限，许多中国人甚至不知道有美国存在。1844年中美订立《望厦条约》时，道光皇帝还怀疑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一个美利坚，让臣下去查一下“是否确实”。所以，容闳的赴美在客观上就起到了沟通

中美文化的作用，而这在当时是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意义的一件大事。

容闳一行乘坐的商船自珠江口开出，首先驶入美丽的中国南海。容闳兴奋异常，一会儿和黄胜指着大虎山、小虎山说笑，一会儿和黄宽遥望大角、沙角炮台谈论。刹时间船出虎门，容闳向西望去，澳门、婆罗岛隐约出现，容闳仿佛看见了绿树环抱的南屏村和双泪俱下的老母亲。当容闳沉思之余，船已穿过伶仃洋，驶进波涛汹涌的大海。遥望万顷碧波，容闳心中浪花翻滚，思绪万千。他思念着生养他的老娘，回忆起颠沛困苦的童年，幻想着自己将来“美妙”的前途。当他转头看见同船而行的布朗先生时，心里又泛起了感激之情。容闳等人的留学费用，是布朗通过私人关系找了香港一家报社的老板资助的，当时商定资助两年。布朗还给了几个孩子家里一些钱。容闳等人的船票，也是由美商同孚行捐赠的。

这艘载着中国第一批留美生的商船，驶过中国南海后，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准备绕过好望角，横渡大西洋，直趋美洲大陆。时值寒冬，北风怒吼，船在波浪中跳跃。几十年后容闳仍记得当时的情景：船“过好望角时，小有风浪，自船后来，势乃至猛，恍若恶魔之逐人。入夜天则黑暗，浓

云如幕，不漏星斗，于此茫茫黑夜中，仰望桅上电灯星星，摇荡空际，飘忽不定，有若墟墓间之磷火，此种愁惨景象，印入脑际，迄今犹历历在目。”

过了好望角后，水面逐渐转向平静，船在大西洋上向北急驶，行至圣赫勒拿岛，船稍作停留，补充淡水和食物。

圣赫勒拿岛是拿破仑失败后被流放的地方，拿破仑最后亦老死于这个小岛上。容闳等人借停船之机上岛游览。他们走到拿破仑墓前，抚今追昔，怅触于怀，各自抒发观感，评论得失。墓前有棵大柳树，各人手折一枝，妥为保存，准备带往美国，灌溉栽培，以为永久纪念。

船过圣赫勒拿岛后，向西北而行，水急风顺，舟去如矢。1847年4月12日，容闳一行经过98天的辛苦颠簸，终于到达了纽约。

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工农业生产突飞猛进，轻工业、铁路、交通业、农机业发展尤为迅速。它像一只初生之虎，雄视全球，已开始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竞争。

然而，美国毕竟是后起之国，当时还比不上英、法等国强盛。容闳第一次见到的纽约是一个人口仅有二三十万的发展中城市，高楼大厦也不多。但对容闳他们3个中国学生来说，已经看得眼花

缭乱了。他记起在澳门马礼逊学校上学时曾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意想之纽约游》。如今，想不到竟身临其境了。

在纽约稍作停留后，容闳等人跟随布朗乘船赴纽黑文。在那里他们拜访了耶鲁大学的戴伊校长。容闳更没有想到，若干年后自己会就读于这所名牌大学，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留美大学毕业生。

随后，容闳他们跟布朗先生到了他的家乡东温若，他们受到了布朗父母的热情款待。布朗的父亲是东温若教堂的牧师，是一位虔诚的清教徒。他每天一早起来祈祷，然后宣讲圣经，几十年如一日，从不懈怠。他的信徒很多，家中宾客如云。容闳一到他家，就被领入教堂，随教徒祈祷。教徒们见这位中国人也信奉上帝，一齐投来惊奇的目光，连牧师的宣讲也充耳不闻了。

在布朗家住了一星期，布朗把容闳三人带到了马萨诸塞州，安排他们进入孟松学校念书。

刻苦求学

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是一所初级中学。当时美国还没有高中，凡准备升入大学者都进这类学校学习，作为预备。学校设有算术、英文文法、生

理学、哲学等课程。当时的校长哈蒙德先生，毕业于耶鲁大学，是较有名气的教育家，擅长英国文学，注重教学教法，精于演讲，有一套很好的教学经验，深为容闳所敬重。哈蒙德校长对3个中国学生也特别关注，特意把他们编在英语部学习。

布朗家离这所学校不远。起初，容闳3人就食住在布朗家里，他们的生活由布朗的母亲照料。容闳从小就爱劳动，住到这里后，他经常帮这位老太太干活，并尽可能自己照料生活，以减轻布朗一家的负担。容闳对这位慈祥的老太太印象很深，他曾感慨地说：“回想起我和布朗老太太的相识，交织着对她既尊敬又钦佩的心情。她确实是一位非凡的新英格兰妇女，在道德和宗教方面，有超人的力量。她一生饱经艰难困苦，终能一一克服而迸发出光华，照亮了新英格兰的上空。”

后来，布朗家的住房发生困难，布朗就在自家的对面赁了一间小屋，让容闳居住。容闳当时虽然有传教士们资助的钱，但远不够用。因此他除上学外还要作小工，帮人洗衣服、拉煤球，赚点零钱，维持生活。他每天黎明即起，洒扫室内外，生火做饭，又匆忙奔向校门，过着艰苦而紧张的学习生活。

哈蒙德校长亲自讲授英国文学课。容闳受他的影响很深。哈蒙德对莎士比亚的作品特别喜爱，

每次在朗诵莎士比亚的诗歌时，他总是详细地讲解语法、语气、时态的巧妙结构，并指出句子的优美之处。

在这位校长的循循善诱之下，容闳对西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熟悉了莎士比亚的作品，而且许多著名作家如狄更斯、司各特、麦考利的文集他都读过。他的文学修养大大提高，这为他日后考入大学奠定了基础。

容闳在孟松学校还学习了哲学、宗教、心理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开始在他头脑中生根。在孟松学校读书期间，他接受了洗礼，加入了基督教。这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转眼间，一年的学习生活过去了。1848年秋，容闳同行3人中的黄胜病重，不能坚持学习，提前回国了。

黄胜走后，余下的容闳、黄宽一边刻苦读书，一边商量着毕业后的去向问题。他们在美国的学习刚刚入门，渴望继续深造，不愿及早归国。但是，经费问题怎么解决呢？靠资助？两年的期限将满，显然是不行了；靠做小工？赚钱甚微，仅能糊口而已；靠家里寄钱？可惜他们都是平民之家，付不起美国的高额学费。

容闳他们无计可施，不得已，再次请布朗、哈蒙德帮助。布朗、哈蒙德欣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立即致函在香港的几位朋友，请求资助。英国友人自香港回信告诉他们，如果容闳、黄宽毕业后，肯去英国苏格兰省考入爱丁堡大学，学习一门专业技术，他将乐意继续资助。

容闳得信后，仍不如愿，因为他这时一心想在美国上大学，对去英国学习专科毫无兴趣。而黄宽则转忧为喜，愿意前往。

1849年，黄宽于孟松学校毕业后，即备妥行装，启程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

当初随布朗赴美的3个中国学生中，现在只容闳一人留了下来。他经过一番认真思考，决定投考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但容闳首先遇到的困难，还是经费问题。他一面加紧复习有关科目，一面四处联系，求人资助。1850年元旦到了，经费问题仍无着落，他有点茫然了，只好再求哈蒙德、布朗帮助。哈蒙德校长告诉他，按照孟松学校的规定，学校有固定的名额资助一些成绩优异、家境贫寒的学生上大学。但审批权在校董事会，凡愿意接受资助的学生，必须先写一个志愿书，毕业后自愿回国去先当一段时间的传教士。

容闳一听要先回国当传教士，心中很不情愿，

一时默不作声。哈蒙德校长不解其意，以为容闳同意了，转告了校董事会，并很快给他送来了志愿书，让他迅速填写。

容闳考虑再三，最终谢绝了校方的要求。当时他正值 22 岁，风华正茂，血气方刚，富有抱负和理想。他准备选择一最好的职业，将来归国后有所作为，即使中国政府不录用他，他也能造成一种势力，对改造中国和“拯斯民于水火”作出点贡献。尤其当他在孟松学校接触到一些英国文学和哲学等社会科学后，当他亲身体验和观察了两年美国的社会后，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产生了兴趣。如果他填写了充当传教士的表格，他就失去了今后选择职业的自由。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固然很穷，但我决不容许在困境中被他们占了上风，为了暂时的一餐浓汤，而出卖我应尽的天职。”所以，他宁可不上大学，也不在传教志愿书上签字。这样，容闳再次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直到 1850 年夏，容闳在布朗先生的帮助下，获得了他姐姐所在的乔治亚省萨伐那妇女会的资助，才考入了耶鲁大学。

耶鲁大学成立于 1701 年，历史悠久，设备完善，图书丰富，教师力量强，为容闳的深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他学习刻苦，行动老成，还喜欢体育运动。对于足球，他有一种特殊的爱好，经常参加

学校的足球比赛。他身着中国服装，头戴瓜皮小帽，把那根讨厌的辫子盘在小帽底下，东冲西挡，惹得围观的美国同学捧腹大笑，把他视为传奇式的足球英雄。

由于妇女会资助有限，容闳还得在课余打工以弥补生活之需，这占去了他不少学习时间。后来，为了挤出更多的时间学习，容闳很少再去参加体育活动，每天都发奋读书至深夜。

自黄胜、黄宽先后离美后，容闳几乎无法见到一个中国人。他从孟松学校到耶鲁大学用的全是英语，汉语逐渐退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寄信给香港的威廉牧师，请他寄来几本汉文书，抽空攻读。

容闳一边读书，一边做工；一边学习学校规定的各门课程，一边自己补习汉语，负担很重。由于他用功过度，身体日渐瘦弱，后来不得不请假一星期到东温若布朗的家乡休息。

升入二年级后，容闳学习微积分时遇到很大困难，考试很少及格，担心为此留级。幸亏他的英文好，总平均总算及格。耶鲁大学的计分标准是：平均(2)为及格，平均(3)为荣誉级。容闳在一年级的成绩是，第一学期平均(2.12)；第二学期平均(2.45)，逐步有所进步。

到三年级时，容闳的学习有点入门了。在每次英语作文比赛中他都获得一等奖，并在校刊上发表，特别优秀的还登在了当地的日报上，当地许多人都知道了他的名字。但容闳不敢自鸣得意，因为那门讨厌的微积分仍没有过关。经费困难又时时困扰着他。为此，他与二三十个同学自办伙食，并自报奋勇当司务长为大家采购蔬菜、刷洗餐具，这样挣得几元钱，供吃饭用。同时，他在同学们组织的兄弟会图书室中当图书管理员，每月可拿 30 元钱。由于容闳热情负责，第四学年兄弟会图书室仍一致推他任管理员。这样，容闳一方面解决了经费困难；一方面有机会博览群书。

1854 年夏，容闳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1876 年耶鲁大学又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那年的毕业典礼异常隆重热烈，因为当地的报纸事先发布了消息，说有一名中国学生第一次在美国的大学里毕业，因此，许多美国友人都去参加了毕业典礼仪式。年方 26 的容闳风华正茂，精神焕发，他身穿黑色学士袍，头戴方形帽，神采奕奕地走在毕业生的行列中时，禁不住心潮澎湃，激动万分……

教育救国思想的形成

容闳在上大学三年级时就已考虑回国干什么工作的问题了。1852年12月30日他在写给友人卫三畏的信中说：“如果在此待到1854年夏天，我将获得文学学位，然后我就回国，并认真考虑我将来的职业。”

上大学四年级时，容闳开始酝酿一个教育计划。他衷心希望有更多的中国青少年，能像他自己一样到国外留学，接受西方先进思想，以便回去改造落后、腐朽的旧中国，使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之林。他的这些想法后来日臻完善，逐渐形成了一套“西学东渐”、兴办留学教育的主张。

容闳到美国后接触的是西方文明，他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文化教育，他的生活经历是由一个毫无生活保障的穷孩子在传教士的资助下变成了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的大学生，这对他的思想的形成起决定作用。容闳在美国留学期间，正是美国兴盛时期，他所在的马萨诸塞州是美国最早的工业区，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使容闳赞叹不已。在他大学毕业时，美国式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思想文化已在他的